

环境解说相关研究进展及对景区管理实践启示*

赵明

(闽江学院 旅游系,福州 350108)

摘要 如何兼顾游客休闲与区域环境保育,这是国内旅游地管理实践中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在诠释环境解说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从环境解说的功能、环境解说的类型、环境解说效果评价等方面对国内外主要研究内容及进展进行综述,分析发现,环境解说具有游憩性、教育性、信息传达性3层内涵,是满足游客旅游体验、提高对环境认知的重要工具,环境解说功能主要表现在游憩功能、营销功能、经济功能和管理功能,是旅游地管理的重要理念及有效途径,环境解说效果主要集中在解说评价的必要性、游客知识及态度、行为改变测评、游客行为改变等实证研究上。游客使用环境解说系统行为是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薄弱之处。研究启示国内旅游景区应当加强环境解说系统的游憩、教育等功能开发建设。

关键词 环境解说 解说功能 解说效果 景区管理

中图分类号 F59 X3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6693(2011)05-0085-08

日益增长的游客数量在增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往往造成旅游地环境质量下降,带来诸多生态问题:外来物种不慎引入、堆放垃圾、火灾、破坏或者改变动物的栖息地、肆意破坏历史文物、公共设施、土壤侵蚀、水污染、不合法的采集等等。国内外很多文献都谈及降低游客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管理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归纳为4类:景区设施配置、规章制度、经济措施及教育与解说^[1-4]。在这些管理方法中,解说旅游地管理的重要理念及有效途径。解说能够丰富游客的游憩体验、改善游客的满意度、增加游客对旅游地形象感知,最为重要的是它能够鼓励游客在适当的地方有适当的举止,影响游客对环境的态度、改变游客行为从而实现公园环境保护的目的^[2],因此,解说作为景区环境保护有效管理工具,被很多旅游地广泛使用^[5]。

世界旅游组织预测,中国将提前到2015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国内旅游地环境管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如何兼顾游客休闲与区域环境保育,寻找有效的管理手段将游客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值,这是国内旅游地管理实践中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环境解说概念、环境解说的目的及功能、解说效果等

方面进行综述研究,以期对我国旅游景区发展、管理实践有所启示。

1 环境解说相关概念之研究

1.1 解说概念的内涵

对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专家、相关组织团体具有代表性的解说定义进行梳理,挖掘、归纳解说概念的内涵(如表1),可以得出解说具有如下的要旨。

解说是通过游憩方式来实现信息传达的行为,即传播者通过某种媒介将信息传达给受传播者的过程,具有鲜明的“游憩性”。有效的解说是游客对展示内容、传达信息的记忆以及所带来的行为、思想的改变,它有助于游客更加熟悉自然现象、文化事件、历史及他们周边环境的政策或经营管理目的。

解说是一种信息传递行为,但不是简单地传递一些事实和讯息,而是要揭示事物之间关系和意义的一种教育活动。在教育活动中解说被看作是管理机构对非受制性(Non-captive)听众的交流、教育过程。解说的突出特点就是发生在游憩的环境内^[6],这区别于正式的教育场景。在一个游憩的场景内解说强调游客的积极参与而不是被动地接受。

* 收稿日期 2011-06-09 网络出版时间 2011-09-17 13:59:00

资助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No. 41071356)

作者简介 赵明,女,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环境解说、游憩地理学等。

网络出版地址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0.1165.N.20110917.1359.201105.85_018.html

表1 解说概念内涵

学者/团体组织	解说定义
Freeman Tilden ^[7]	解说是一种教育活动,旨在通过原始事物,利用游客的亲身经历及借助于各种演示媒体做到意义和关联的启示,而非仅仅是事实的陈述。
Edwards ^[8]	解说在许多方面的综合体,包含了至少有信息、解说员、教育、游乐、倡导、灵感启发等6种性质服务,其目的在于给游客获得新的了解、新的见识、产生新的热诚与兴趣,引导游客进入一个他过去未曾领略过的、新的、令人兴奋的领域里。
Brown ^[9]	环境解说是一种沟通环境知识的意识交流、手段与设施综合体,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思考、讨论及产生环境保护行动。
Aldridge ^[10]	解释人类在生活环境中所占的地位,增加游客大众对人与环境两者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唤起公众的保护环境的愿望,使其对环境保育能有所贡献。
Mahaffey ^[11]	解说是一种沟通人与环境的过程或活动,用以启发人对环境的认知及人在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
Cherem ^[12]	对于特别的游客运用一些技巧解说,使得被解说的环境或事物主题生活化。
Peart ^[13]	解说是一种教育活动,即将天然景观、历史活动、与手工艺品等与游客连接起来,向大众解释遗产的意义与环境的关系。
Sharpe ^[14]	解说是公园、森林及类似的游乐区的一种游客服务,许多来到这些地区的游客除了放松心情之外,也希望能学习有关这个地区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因此解说可视为对游客产生激励作用、解释现象与达到娱乐效果的沟通桥梁。
陈昭明 ^[15]	解说是将复杂的游乐环境,尤其是将这种环境重要的特性传达给游客的工作,以激起听众对环境的注意、了解,除让听众获得新的感受及新的愉快经验之外,还让听众产生对环境维护的热诚,并献身于该项工作。
Mullins ^[16]	解说是一种在非受制场所的教育过程。通过用讲述故事的形式来表达纯概念化的事实,以激发游客的智慧达到理解和娱乐的目的。
Ham ^[17]	解说是一种对非受制性(Non-captive)听众的沟通方式,解说能使一般人易于去了解隐含在自然事物中的科学术语。
张明洵、林玥秀 ^[18]	解说是运用各种媒体传达沟通的一种教育性活动,他通过多种媒介使信息传递者与接受者有所互动。
Risk, P. H. ^[19]	解说是把介绍环境所用的学术术语及较复杂的语言转换为非术语形式,但不失去真实意义,以激发听众的感受、了解、欣赏及承诺。
吴忠宏 ^[20]	解说是一种讯息传递的服务,目的在于告知与取悦游客,并阐释现象背后所代表的含意,依托提供相关的信息来满足每一个游客的需求与好奇,同时又不偏离中心主题,激励游客对所描述的事物产生新的见解与热忱。
吴必虎 ^[5]	解说系统是运用某种媒体和表达方式,使特定信息传播并到达信息接受者中间,帮助信息接受者了解相关事物的性质和特点,并达到服务和教育的基本功能。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21]	解说能使游客对与历史、环境有关的人、事、物所蕴含的意义能产生了解。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pretation ^[22]	解说是一种能够展现自然、文化与历史资源所蕴含的意义与关系的艺术。
Interpretation Australia Association ^[23]	解说是一种沟通的形式,能帮人们对所处的环境与自身的角色更加深入的了解与欣赏。
Carolyn Windner Ward ^[24]	解说是用平实的语言表达科学家学术术语,并表达过去的声音以及地方的意义藉以建立与当代人的连接。

1.2 环境解说概念的内涵

环境解说概念的提出是伴随着环境教育的产生而产生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很多如以 Tilden^[25]、Aldridge D.^[10]、Mahaffey^[11] 为代表的解说者认为国家公园解说服务不仅仅为游客提供

信息及介绍自然事物的名称,而应该在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下,通过对自然事物及与人类关系的解说来达到一定的环境教育的目的,继而,解说的另一发展方向以新名词“环境解说”的姿态出现。

国内外很多专家认为没有必要严格地区分解说与环境解说这两个概念^[26-27]。今天很多书籍、相关

文献和政府报告中在表达环境保育的问题上都两个概念互用。

国内有的学者将环境解说(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28]。广义上,环境解说代表通常意义上的解说,其中“环境”的内涵指代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大环境,环境解说即“解释人类在其生活环境中所占的地位,增加游客对人与环境两者关系的重要性认识”^[10]。狭义上,由于解说对象和内容的不同,解说又可以划分为环境解说、旅游解说、遗产解说等等。比如美国国家公园的解说系统就分为园外解说、环境解说和遗产解说3部分,其中,环境解说的目的就是对游客进行自然环境教育,遗产解说的目的在于历史文化教育^[5];环境解说仅仅是解说中的一部分,二者有所区别^[29]。但是,无论哪种解说形式,其实质是一种沟通人与环境概念的过程或活动,意在启发人们对环境的认知及人在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11],从而促进游客对遗产(景区、环境)管理工作和条例的理解与支持,所以当前国内外很多文献并没有严格地区分解说与环境解说这两个概念。

2 环境解说功能的相关研究

结合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将环境解说功能概括为4个主要功能,即游憩功能、营销功能、经济功能和管理功能。

环境解说的游憩功能主要体现在:首先,环境解说要能够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提高旅游活动的娱乐性^[30-31];其次,能为游客提供旅游指导及相关信息,在解说过程中应告知关于区域、设施、旅游过程中必要的信息,以致让游客进行适当的游乐选择^[32];最后,能够提高游客旅游的安全性。环境解说应告知游客的适当行为并建议他们的安全问题^[33]。

对景区管理机构及提供环境解说服务的旅游运营商来讲,环境解说具有如下的营销功能:首先,环境解说能够提高管理机构或经营者的旅游形象,成为管理机构传达信息的重要途径^[33];其次,解说不仅能够增加游客对公众参与景区管理问题的认知,而且还能增加公众对景区政策的支持,让游客深入理解为什么保护自然资源。

环境解说的经济功能体现增加景区的经济利益。首先,良好的解说能够增加游客的满意度,而良

好的满意度能够增加游客的再访率、延长游期、增加花费从而带来地区经济效益^[34]。其次,环境解说可以减少游客对资源、设施过多的利用或破坏,减缓了旅游资源或解说设施的耗损率,通过减少管理成本增加景区经济利益。

环境解说最为重要的是管理功能。解说作为一种管理工具一直是景区管理者的首选,在很多旅游地被广泛使用。环境解说对景区环境管理十分有效,经常不需要任何验证和评估^[35]。Fishbein 和 Manfredo 发现资源管理者需要通过解说方式引导游客行为将其对资源和社会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36]。美国国家公园公务署(National parks service)的管理者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在乡野游憩地区91%的管理者将环境解说作为一种减少乱抛垃圾的管理手段,77%的管理者将解说作为教育游客如何减少旅游行为对环境影响的方法^[37]。与其他管理工具相比,解说能保留游客活动选择的自由,而且是成本很小的管理方法。

3 环境解说系统类型

3.1 依据解说媒介的性质进行分类

美国著名解说学者 Sharpe 把解说媒介(Media)定义为将解说相关信息、主题传达给游客的方法、设施及工具。解说媒介一般可分为人员解说(Personal)和非人员解说(Non-personal)两大类。

人员解说是最为常用的环境解说形式之一。尽管人员解说存在很多弊端,但是很多学者仍然认为人员解说是最好最有效的环境解说媒介。解说员被公认是所有解说媒体中最受欢迎、最被接受、最吸引游客、也是最人性化的^[38],再好的解说牌示及解说媒体都不如解说员能直接引导游客进入大自然的境界。

依照解说主题环境的不同,解说员可分为生态自然解说员、历史解说员、动植物解说员、地质解说员、工业解说员、考古解说员等等;依照解说员在管理机关中的角色定位,解说员可分为正职解说员和义务解说员(在台湾常常称为志工)。

解说员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影响游客:恰当行为的榜样示范作用;解说过程中起到的教育作用。解说员通过行为示范展现给游客哪些是恰当的环境行为。Cockrell 等的研究发现在旅行中解说员与其他成员相比对游客更具影响力^[39]。

教育作用需要解说员通过自身的语言来传达与环境教育相关信息,并且要求解说员不仅仅是传递给游客旅游地的相关信息,而且要为游客创造一个有意义的经历^[40]。通过解说当中的教育元素,游客可以增加知识,培养积极的环境意识和恰当的环境行为。

非人员解说又称非参与式解说(Non-personal or unattended service)是一种非线性交流,是由游客自己控制相关信息的获得,例如当游客获得导览的小册子的时候,游客会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阅读。

Knudson 整理美国林务署(The US Forest Service)非人员解说有21种不同形式,包括:下班后的展示、营地布告栏、立体展示、平面展示、路边展示、解说牌示、无人管理信息站、解说亭、出版印刷品、付费或免费解说资料、报纸导览、折页、地图、休闲指南、自导式步道、自导式汽车旅游、收音机广播指引设施、感应式装置、复制模型、交互式影音设备等^[41]。

3.2 依据解说媒介使用状况进行分类的研究

Stewart 等基于“地方理论”发展出一种新的评价环境解说的方法,以问卷调查的方法,依据游客使用解说系统状况将解说系统划分为3个类型:一类解说、二类解说及三类解说。在这个划分中并不强调一类解说会比二类解说或者三类解说效果更好,而是按照游客的使用类型进行划分^[42]。

一类解说主要包括的环境解说形式有:保护中心(Department of conservation, DOC)解说包括游客中心及其展示物、视听设备、工作人员协助、模型、现场展示板、解说折页、传单、解说员书、旅馆和机场展示区等等法定要求的设置。这一类解说设置的特点是很容易引起游客的注意、容易识别。

4 环境解说效果评价的相关研究

国内外有很多关于环境解说效果研究的文献,其知识点主要集中在解说评价的必要性、游客知识及态度、行为改变测评、游客行为改变的实证研究等几方面。

4.1 环境解说评价的技术选择

环境解说效果评价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首先,有很多解说结果不容易被定量衡量,如解说后产生的灵感和愉快的心境^[43]。在一次参观之后,很多环境影响也很难被测量,因为很多最具破坏力的影响

是时间累积的结果而不是某一次游览行为造成^[44]。其次,解说发生在一个游憩的环境内,有很多因素影响着游客和解说,解说具有很大的随机性,而这些因素都很难被控制。

目前很多关于环境解说对游客影响效果的分析多是出自于经验性的判断,一般认为经由系统分析及相关验证性的实证研究被认为是最理想,对比分析接受解说和没接受解说游客的行为变化是比较好的实证分析方法^[45]。解说评价决定解说目标的效果。最为常见的评价结果通常为知识和态度的改变,因为这是比较容易获得的测量。

4.2 游客知识及态度、行为改变测评

国外已有评价的环境解说有效性研究结果差异性很大,这些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接受后解说旅客相关知识增加的影响及对环境态度的改变或者行为意向的改变^[46-47]。

尽管有大量文献集中在对游客接受解说后知识、态度和行为意图的改变上,但很多学者认为应该把环境解说效果评价的重点放在对游客实际的行为影响进行研究^[48]。行为测评被认为非常重要。首先,人们普遍承认知识、态度和行为的联系是复杂和不明确的,也就是说,即使环境解说能改变游客的知识和态度,但不一定必然带来行为上的改变,这意味着要衡量行为的改变,需要实际测评行为,而不是测评知识或者态度。其次,作为有效的管理工具,环境解说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游客行为的改变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而测量游客知识和态度的改变不能真正地表明管理目标是否实现。因此,行为的改变是解说效果最终测评^[49]。在解说如何改变游客行为以减少对环境影响的研究中,通常使用两种行为评价方法:自我报告行为(Self-reported behavior)和行为观察法(Observed behavior)

4.3 环境解说效果评价的实证研究

4.3.1 自我报告行为实证研究 在塔斯马尼亚的摇篮山国家公园,在引进环境解说设施前后对步行游客进行调查分析^[50],这些解说设施包括解释性小册子、音像介绍、护林员和海报,研究发现:解说系统引进后国家公园里的游客减少了篝火使用,越来越多的人将垃圾带出公园外,步行系统事故率也明显地降低。

在加利福尼亚州红杉国家公园内举办儿童环保教育夏令营^[51],为期两周的学习计划主要围绕环保

意识,生态系统的知识和解决环境问题技巧。在经历这次环境解说教育后,谈论环境问题的报告性行为大幅度增加,孩子鼓励父母回收垃圾、购买环保产品、骑自行车代替使用汽车。这项研究虽没有解决现场的环境问题,但形成了长期的环境保护行为。

4.3.2 行为观察法实证研究 自我报告行为研究侧重于游客长期环境保护行为的改变,对场地游客行为改变研究相对较少,而环境解说作为公园环境保护的管理工具看重的是游客对公园环境影响的最小化,所以针对公园管理,自我报告行为研究不是十分适用,因此很多学者对环境解说是否能够减少游客对景区环境影响的行为研究往往是运用离散的行为观察法或者是对环境影响的测评。

Medio 等对参与环境教育解说活动之前和之后的游客珊瑚破坏率的变化进行研究,观察发现:参与环境教育解说活动后,游客接触珊瑚的频率从 1.4 下降到 0.4。环境解说对游客行为具有很明显的影响效果^[52]。

5 研究发现及讨论

通过梳理国内外环境解说研究的相关文献,依托环境解说系统内部构成要素及行为发生过程,可构建解说系统研究内容框架(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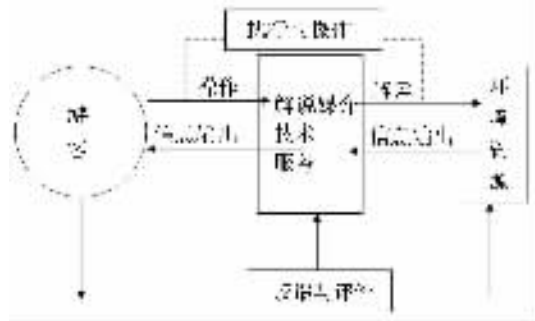


图1 环境解说系统相关内容结构图

当前国内外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环境解说系统作为媒介将资源信息传递给受众、受众接受资源系统解说服务的信息状况、通过解说受众行为变化来评价解说媒介实施状况等研究上,即框架图中“信息输出”与“反馈评价”两个过程中。少有文献探讨游客的执行、操作环境解说系统行为过程等相关研究。事实上,游客使用环境解说系统行为是整个解说系统过程中举足轻重的部分。如果没有游客的使用解说系统行为,环境信息就无法输出,结果评价也

不复存在。因此,深入研究游客对环境解说系统使用行为是一切关于环境解说研究的基础和必须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考量游客是否有效使用景区解说系统的依据。但是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分析,发现对游客使用解说系统行为研究的相关文献少之又少,游客使用环境解说系统行为有什么样的特点,行为发生过程中受哪些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对行为又是怎样的作用机理等等都是当前环境解说系统研究需要思考的问题。

6 对景区管理实践的启示

6.1 加强环境解说系统的建设是景区有效管理的必然选择

近半个多世纪的环境解说相关研究成果表明,环境解说对提高游客游憩体验、加强生态环境的认知、提升环境保育理念、完善景区管理、规范游客的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加强环境解说系统的建设是景区有效管理的必然选择。国内各个景区的规划者、管理者、投资开发者应该对环境解说的价值、作用予以充分的重视与肯定,认真地做好景区环境解说系统规划及解说设施的配置^[53]。

6.2 体验经济时代为环境解说提出新的要求

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一切产品服务都将以人的体验需求为导向,环境解说系统的规划及建设要有全新的理念和发展思路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当前,国内环境解说系统的建设就“物”论“物”,多从环境解说系统依托的环境特征进行设计,忽略了使用者“人”的特性及体验需求差异,导致景区环境解说系统形同虚设,使用率不高、破坏严重、游客满意度低下等诸多现象。环境解说系统作为旅游目的地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和建设与我国旅游发展速度相比显得滞后、脱节,亟待多学科、多角度的深入研究以提高环境解说系统的服务水平。

6.3 环境解说服务是旅游认知上升为环境教育的应有之举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旅游业经历了二十几年的发展逐步转型升级,面对体验经济的到来,旅游已不再是游客和资源之间简单的线性关系,游客对旅游的认知上升为对环境的解读、对环境的体验、对环境的求知,旅游成为游客获得环境教育的机会,对于旅游资源管理者而言,旅游逐步成为实施环境教育的一种方式,不再是将旅游资源简单地呈现给游客,而

是更加注重环境信息的传递。

无论哪种形态的环境教育,环境解说在旅游认知上升为环境教育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解说服务来讲,解说员运用声音及肢体语言、配合各种道具和表演,在人们游览过程中将相关知识传递给社会大众,唤起人们对环境的认知,寓教于乐,将环境教育在旅游体验中逐步开展,对于社会大众而言,游客通过使用精心设计的解说方案、满足游客的了解和学习旅游地文化与生活习俗的动机及求知需求。

因此,基于环境解说系统的教育属性,在提高游客的环境认知及景区管理实施环境教育的过程中,环境解说系统都是非常重要的媒介及工具。

参考文献:

- [1] Mullins G W.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interpreter[J].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984 ,15(4) :1-5.
- [2] Moscardo G. Interpretation and sustainable tourism :functions ,examples and principles[J]. The Journal of Tourism Studies ,1998 ,9(1) :2-13.
- [3] Manning R E ,Ballinger N L ,Marion J ,et al. Recreation management in natural areas :problems and practices ,status and trends [J]. Natural Areas Journal ,1996 ,16(2) :142-146.
- [4] Risk P H. The search for excellence in interpretive training [J]. Legacy ,1994 ,5(6) 8-10.
- [5] 吴必虎,金华,张丽. 旅游解说系统研究:以北京为例 [J]. 人文地理, 1999 ,14(2) 27-29 64.
- [6] Tilden F. 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M].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57 8.
- [7] Edwards R Y. Park interpretation [J]. Park News ,1965 ,1(1) :11-16.
- [8] Brown ,William E. Island of hope :parks and recreation in environmental crisis[R]. Washionton :Nation Recreation and Park Association ,1971.
- [9] Aldridge D. Upgrading park 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ublic[C]//Elliott S H. Second World Conference on National Parks ,Morges ,Switzerland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 1972 300-311.
- [10] Mahaffey B D. Effectiveness and preference for selected interpretive media[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 1970 ,1(4) 4-22.
- [11] Cherem G J. The professional interpreter :agent for an awakening giant [J]. Association of Interpretive Naturalists Journal ,1977 ,2(1) 3-16.
- [12] Peart R ,Woods J. A communication model is a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ve planning[J]. Interpretive Canada ,1976 ,3(5) 22-25.
- [13] Sharpe G W. An overview of interpretation[M]. 2nd ed. NY :John Wiley & Sons ,Inc ,1982 2-27.
- [14] 陈昭明. 都市林与户外游乐 [J]. 中华林业季刊(台湾) ,1983 ,16 285-297.
- [15] Ham S.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A practical guide for people with big ideas and small budgets [M]. Golden , CO :North American Press ,1992.
- [16] Mullins G W.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interpreter[J].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984 ,15(4) :1-5.
- [17] 张明洵,林玥秀. 解说概论 [R]. 台北 :内政部营建署太鲁阁国家公园 ,1994 7-16 81-86 ,137-144.
- [18] Risk P H. The search for excellence in interpretive training [J]. Legacy ,1994 ,5(6) 8-10.
- [19] 吴忠宏. 解说展示馆成效性之研究:以太鲁阁国家公园为例·景观游憩资源 [M]. 台北 :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1997.
- [20]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National Interpretive Planning Colloquium[EB/OL].(2005-05-05)[2010-07-13]. <http://www.aam-us.org/getinvolved/archive/upload/NIPC%20PPT%20distribution%20copy.ppt>.
- [21]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ing World Heritage[EB/OL]. (2006-05)[2010-07-13]. www.interpnet.com/iwh/.
- [22] Interpretation australia Association. What is interpretation [EB/OL].[2010-07-13]. <http://www.interpretationaustralia.asn.au/about-ia/what-is-interpretation>.
- [23] Ward C W ,Wilkinson A E. Conducting meaningful interpretation[M]. Golden ,CO :Fulcrum Pub 2006.
- [24] Bulter J R. Interpretation as a management tool[C]//Dearden P ,Rollins R. Parks and protected areas in Canada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Toronto.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11-224.
- [25] Tilden F. 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M]. 3rd ed. Chapel Hill ,NC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7.
- [26] Carson M G. Knudson D M. Interpretation at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s :What managers see ? [J]. Legacy ,1996 ,7(6) ,12-15.
- [27] Cornish T R. Environmental success stories :the role of interpretation[J]. Legacy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pretation ,1995 9-10 2-4.
- [28] 高向平. 世界遗产地的环境解说研究—以北京颐和园

为例[D]. 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3.

- [29] 程占红. 北京大学博士后报告[R]. 户外环境教育与旅游解说系统研究.
- [30] Bright A D. Information campaigns that enlighten and influence the public[J]. Parks and Recreation, 1994, 29(8) :49-54.
- [31] Lee T R.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heritage interpretation[C]//Uzzell D ,Ballantyne R. Contemporary issues in heritage and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Problems and prospects. London :The Stationery Office ,1998 203-231.
- [32] Knapp. The identification of empirically derived goals for program development in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997 28(3) 24-34.
- [33] Veverka J A. Interpretive master planning for parks historic sites ,forests ,zoos ,and related tourism sites ,for self-guided interpretive services for interpretive exhibits for guided programs/tours[M] Montana Falcon Press Publishing Co. Inc. 1994 84-86.
- [34] Bramwell B ,Lane B. Interpretation and sustainable tourism : The potential and the pitfall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1993 ,(2) 71-80.
- [35] Cole D N. Ecological impacts of wilderness recreation and their management[C]//Hendee J C ,Stankey G H ,Lucas R C. Wilderness management. Golden CO :North American Press ,1990.
- [36] Fishbein M ,Manfredo M J. A theory of behavior change [C]//Manfredo M J. Influencing human behavior. Champaign ,IL Sagamore ,1992 29-50.
- [37] Manning R E ,Ballinger N L ,Marion J ,et al. Recreation management in natural areas :problems and practices ,status and trends[J]. Natural Areas Journal ,1996 ,16(2) : 142-146.
- [38] 吴忠宏. 解说在自然保育上的应用[J]. 自然保育季刊 , 2001(36) 6-13.
- [39] Cockrell D ,Bange S ,Roggenbuck J. Persuasion and normative influence in commercial river recreation[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984 ,15(4) 20-26.
- [40] Markwell K ,Weiler B. Ecotourism and interpretation[C]// Uzzell D ,Ballantyne R. Contemporary Issues in Heritage and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London :the Stationary Office , 1998.
- [41] Knudson D ,Cable T ,Beck L.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and natural resources[M]. USA :Venture Publishing Inc , 1999.
- [42] Stewart E J ,Hayward B M ,Devlin PJ ,et al. The “ place ” of interpretation : a new approach to the evaluation of interpretation[J]. Tourism Management ,1998 ,19(3) 257-266.
- [43] Beckmann E. A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for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in Australian national parks and other protected areas[D].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Armidale and NSW ,1991.
- [44] Weiler B ,Davis D. An explorator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oles of the nature-based tour leader[J]. Tourism Management ,1993 ,14(2) 91-98.
- [45] McArthur S. “ Evaluating interpretation— What ’s been done and where to from here ? ” [C]//Interpretation attached to heritage. Third annual conference of Interpretation Australia Association. Interpretation Australia Association Collingwood ,Victoria ,1994. 116-125.
- [46] Knapp D ,Barrie E. Ecology versus issue interpretation : The analysis of two different messages[J]. Journal of Interpretation Research ,1998 ,3(1) 21-38.
- [47] Orams M B. The effectivenes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an we turn tourists into greenies ?[J]. Progress i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1997 ,3(4) 295-306.
- [48] Kuo I. The effectiveness of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at resource-sensitive tourism destina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4 87-101.
- [49] Cole D N. Information quantity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Low-impact messages on wilderness trailsides bulletin boards[J]. Leisure Sciences ,1997 ,19(1) 59-72.
- [50] Carolyn J.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pretation in reducing the impacts of visitors in national parks[M]. Dissertation , 2003.
- [51] Dresner M ,Gill M.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t summer nature camp[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994 , 25(3) 35-41.
- [52] Medio D ,Ormond R F G ,Pearson M. Effect of briefing on rates of damage to corals by SCUBA divers[J].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1997 ,79(1) 91-95.
- [53] 廉晓利 ,袁书琪. 遗产旅游解说系统研究——以古都洛阳为例[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1 ,28(2) 79-83.

Progress of the Study on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the Management of Scenic Region

ZHAO Ming

(Dept. of Tourism , Minjiang University , Fuzhou 350108 , China)

Abstract :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is the bridge and link between tourists ,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agency. Personal interpretation or non-personal interpretation can encourage tourists ' understanding of natural ecology and cultural resources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ecreation and inspire tourists set up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liefs and actions , which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enic spots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eco-environment. The paper , researching the connotation of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 reviews and presents the literature on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 finds that the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should have characteristics of recreation , education , message. The benefits of interpretation can be summarized into four categories : recreation , promotion ,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environment interpretation focuses on the knowledge , attitude and the actual behaviors of visitors , the behavioral change and measurement. Studies on tourists ' behavior of using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are the weak points as well as the key issue which is to be addressed .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the study result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 the paper provides some enlightenment for the management of scenic region , which should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system.

Key words : environment interpretation ; the function of interpretation ;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pretation ; the management of scenic region

(责任编辑 游中胜)